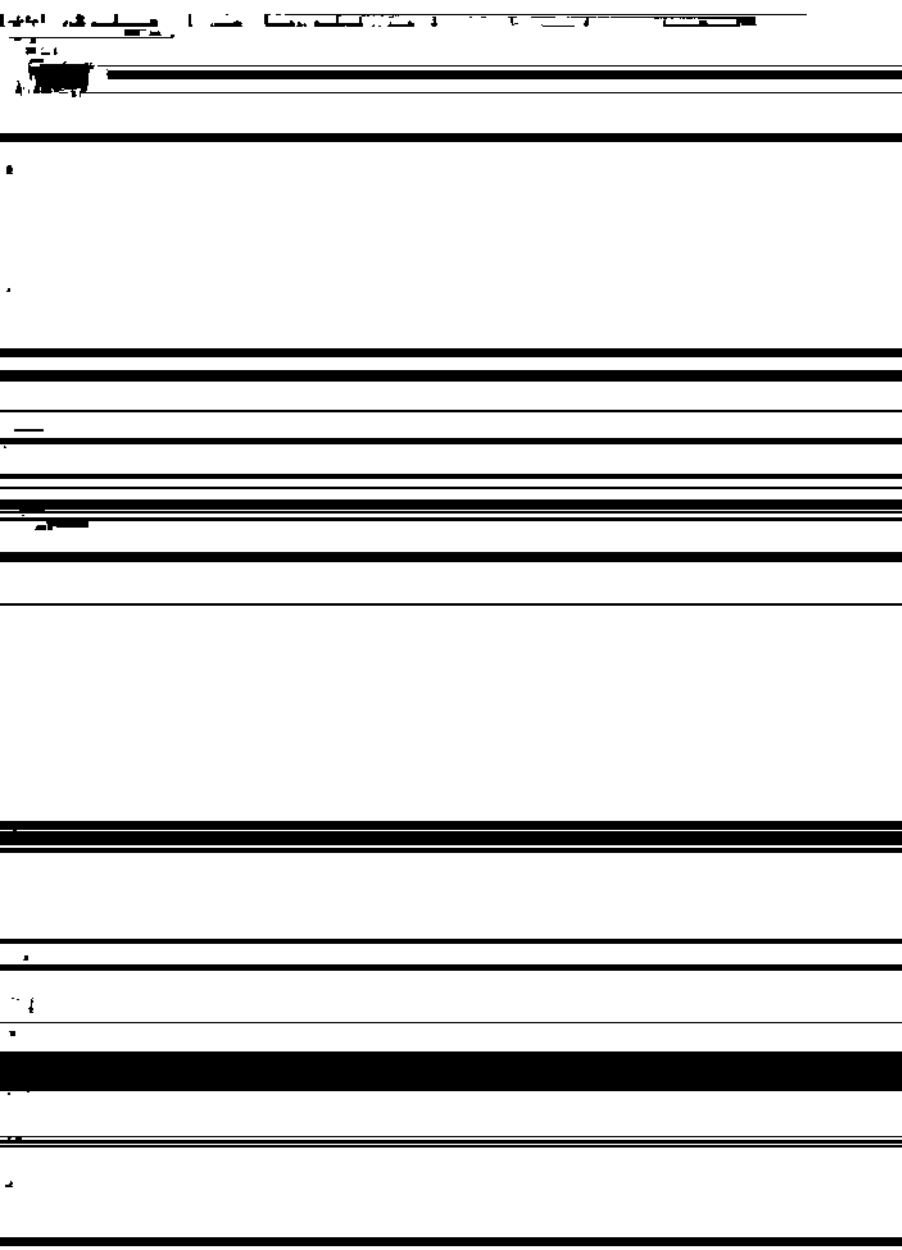


欽定宋書

卷之十
九三五



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遽世避言卽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卽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旣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旣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

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
以此爲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
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
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
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
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爲隱逸篇
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
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
脩其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

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
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顓十五部顓又
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
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
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
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
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
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
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
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

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往不爲矯介衆
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爲太尉行參軍琅邪王司馬屬並
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太尉參軍戴顓辟士韋玄秉操
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並可散騎侍郎在
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
顓太子舍人宗炳並志託丘園自求衡華恬靜之操久
而不渝顓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侍郎東宮初建
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衡陽王
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
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顓

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
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
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
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
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顓亦參
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恨瘦工人不
能治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旣錯減臂
胛瘦患卽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子
景陽山成顓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

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
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
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咨議參軍申朶曰今日何
施而可朶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
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
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
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
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
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
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

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冒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旣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譙命爲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

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
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觀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
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
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
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辟爲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
薦之會病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
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
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子朔南譙王義宣
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

次說正員郎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旣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常以嵇康高士傳

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
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
之高祖曰臣聞恢燿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
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
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於冥內體
遠形於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
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鈞深
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
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
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

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
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而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北
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
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
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
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奧稱
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
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
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太宗泰始中爲晉安內史
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也少孤
貧爲外祖徵士何淮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
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爲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
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
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
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
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爲南蠻長史義熙初
何無忌又請爲右軍司馬高祖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
除員外散騎常侍並不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

吏部尚書奏曰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鑑仄微表揚隱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責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卽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卽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莫年今內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沖退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

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
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
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
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
陵王義真賤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
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
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
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
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
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

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末爲吳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爲秘